

鹽場上

高爾基著
杜晦之譯

人民
專刊
行

人間小叢譯

鹽場上

高爾基著
杜晦之譯

人 間 叢 譯
行 刊

人間小譯叢

鹽場上

• 版權有 •

著者：高爾基

譯者：杜晦之

出版者：人間書屋

堅道衛城道十二號

總經售：生活書店

印刷者：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

大道中五十四號二樓
銅鑼灣威非路街三十二號

基本定價：港幣一元

中華民國卅七年九月初版

目次

鹽場上	1
約會	35
音樂	53
後記	68

「兄弟呀，你試到鹽場去吧！那裏總可以找到一點工作的。因爲那樣的鬼工作，沒有一個人能够幹得那麼長久的。一般人在那裏到了熬不住的時候……就只有收拾着東西走了。你就試試一天吧。我想他們總可以給你一車七個戈比克的工資。一天的工作，你是可以應付得來的。」

那個漁夫這樣地勸告我，向旁邊吐了一口唾沫，望着蔚藍的海，憂鬱地從他的鬍子裏哼出一些小調來。我和他一同坐在茅屋的牆壁所遮蔽的陰影裏；他正在補着一些帆布褲子，時時打着呵欠，並且慢慢地講了一些精警的話，這些話的意思是：一般人在未有正式工作之前，無論怎樣小的或怎樣困難的工作，都應該試一試。

「如果你支持不住，就不妨回來這裏休息……你可以把一切情形告

訴我……地方是不遠的——離這裏只有五俄里左右……你爲什麼不去試一試呢？」

我感謝他的勸告，和他告別，立刻就動身到鹽場去。這是一個炎熱的八月；天空晴朗，面海平靜荒涼，碧綠的波浪，追逐着湧上了沙灘，發出淒涼的噝噝聲。在我的前面，那籠罩在黃色沙灘上面的藍色炙熱的烟霧中，遠遠地有着幾點白點——那就是奧察科夫；在我的後面，漁夫的茅屋，消逝在明亮的黃色沙丘背後；那些沙丘，給海水的翠綠色深深地渲染着……

我曾經在那間茅屋裏住過了一晚，聽了很多荒謬神奇的漫談和意見，使我感覺到淒涼。波浪的悲鳴，和我那淒涼的情緒合奏着，音調更加強化

了。

一會兒，鹽場已在我的面前展開了。三個地區大約四百方碼寬，周圍環繞着矮牆和狹窄的小溝，這代表着製鹽的三個階段。其中一個地區充滿着海水，已有一些鹽結了晶，沉澱在一個淺灰色的鹽槽裏面，在太陽光中發出淡紅色的閃光。另一個地區的鹽已經耙成一堆一堆了。用鐵鏟耙鹽的婦女們，雙膝深陷在發光的黑泥裏面，又疲勞，又遲滯，她們好像不是真正的活人。她們那骯髒的面孔，和黝黑發光的背景對照着；這種背景就是鹹的，富於黏性的，腐蝕性的污泥，也就是他們所謂『拉巴』。第三個地區上的鹽，已被裝在車上，推車的工人，彎着身子，遲鈍地，默默地推着車子前進。車輪伊伊呀呀地慘叫着，這種聲音，好像向着天空提出憤怒的控訴

，掙脫了人類漫長的鎖鏈，向着天空走去。天空中吐出一種令人難奈的如焚的熱氣，這樣使隨處生長着的赤褐色的野草，和那片鋪滿小小的光芒耀目的鹽底灰色龜裂的土地上，變成了赤熱。在鹽車這種單調的哭泣之外，還可以聽見另一種粗獷尖銳的堆鹽工人的低調。他不斷詛咒着那些把鹽推到他身邊的工人，把水桶裏的水淋在堆得像金字塔一樣的鹽堆上。那個堆鹽的工人——一個身材很高，黑得像炭一樣，穿着藍巴視衫和臃腫的白褲子的傢伙——站在鹽堆的頂端，揮動着鐮子，不斷的喝叱着那些沿鋪地的木板，把鹽一車一車地輸送給他的工人：

「放到左邊去吧！你們這些窮鬼，放到左邊吧！你們這些蠢貨，真的要讓老鼠來咬死你們！你們跑到什麼地方去呢？我不是和你們說過放到

左邊去嗎？」

於是他憤怒地用衣裾揩着流滿了汗的臉，又再發出一種憤激的喉音，一刻不停地以惡語罵人，用他的鐵錘，出力把鹽堆鋪平。推鹽車的工人，像自動玩具一樣，沿着木板把鹽車推到他的身旁，照着他的指揮平均地自動地翻倒在右邊或左邊，於是，又艱難地伸直了身子，帶着沉重的，搖擺不定的腳步，從後面拉着鹽車。此時車子的叫聲更沉靜了，好像他們已經精疲力竭似的。車子再沿着顫動的木板，走進油黏黏的黑色污泥中，重新裝上了鹽。

「你們這些鬼，走快一點吧！」堆鹽的一定會在後面大聲嚷着。

可是他們還是一樣靜默頹喪的推動着，只是那冷酷而疲乏的臉上，沾

滿着污泥和汗，咬緊嘴唇，有時因為劇烈的激動而抽搐着。他們推動的鹽車，時時會溜開了木板，陷入污泥裏；此時前面的工人必然繼續走着，後面的工人就要伸直了身子；而那些赤足的，骯髒的，衣服襤褸的工人，就會遲鈍地，冷淡地袖手旁觀，看着他們的同伴，從污泥裏把六百磅重的車子，出力再拉到木板上。

無雲的天空，伸展着一片熱騰騰的烟霧，南方如火的太陽，更炎熱地烘燒着整個大地，好像它無論如何，一定要在今天，迫大地承認自己的熱力似的。

看遍了所有一切之後，我就站在一邊，決定試一試我的命運；我裝着一種滿有把握的樣子，走近那條工人們正拉着空車回來的木板上。

『兄弟們，早安！工作做得怎樣呢？』

我所得到的答覆十分意外的。第一個是一個頭髮灰白，外貌壯健的老傢伙，褲子捲到膝上，襯衫的袖子也捲到了肩頭，露出銅筋鐵骨般的手腳，好像聽不見我的說話一樣，從我面前走過，絲毫沒有一點表示。第二個是一個頭髮美麗，有着邪惡的灰色眼睛的年輕人，惡狠狠地向我瞪了一眼，扳着臉孔罵我。第三個顯然是一個希臘人，黑得像甲蟲一樣，而且有着鬢曲的頭髮，和我並肩走着，表現出他在埋怨自己手裏沒有空。不然的話，一定會對準着我飽以老拳的。他的態度是冷淡的，好像和他的表情有點奇怪的矛盾。第四個嘲弄地嚷着說：『四眼狗，早安！』說後又踢了我一脚。

如果我不會弄錯的話，這樣的一種態度。在文明社會裏，是被認爲「野蠻無禮」的，我從來就未曾見過像這樣露骨的表現。我失望地拿開了眼鏡，向堆鹽的工人那邊走去，決心向他請求幫忙，希望得到他的青眼。可是我還沒有走近他，他已經叫了起來：

「嘿，你！你要什麼呢？要工作嗎？」

我把來意說明。

「你曾推過車子嗎？」

我說我曾推過運泥的車子。

「運泥嗎？不行。泥是另一種東西。這是鹽，並不是泥啊。趕快走開，到農場裏去養你的豬吧。——喂，你這稻草人，又把鹽直倒到我的腳跟

來了。』

那個稻草人——一個穿着破衣服的大力士，藍灰色的臉，長鬍子，生滿着疙瘩的鼻子——發出一聲響亮的喉音，就把車子推翻了。鹽倒了出來。稻草人罵着，堆鹽的人也罵着。他們彼此都發出滿意的微笑，立刻又注意到我來。

『你還在這裏嗎？』堆鹽的問道。

『我想你要拿一些鹽回去做脆餅乾吧？』大力士說着，向堆鹽的丟眼色。

我開始要求那個堆鹽的給我工作，向他保證我的工作一定能够做得好，不會比別人差。

「在你還沒有做慣這樣的一種工作之前，你的脊骨怕要壓斷了！不過，如果你喜歡的話，也不妨試一試。老實對你說，第一天給你的工資，總不會多過五十戈比克的。嘿，給他一輛車子吧！」

一個人來了，他只穿着一件襯衫，從腿至膝都是用骯髒的爛布紮着。

他懷疑地望了一下，勉強說道：

「你來吧。」

我跟着他走到一堆車子前面，揀了一輛比較輕便的。他不斷搔着腿，默默地望着我。

「你究竟怎樣想呢？難道看不出那輛車子是轆了的嗎？」當我看見那輛車子，想要把它拉出來的時候，他這樣對我說。於是，他又冷淡地走開

了，躺在地上。

我又揀了另一輛車子，參加到他們的行列裏去，和他們一起去運鹽，心裏深深地感覺到一種漠然的難堪的情緒在壓迫着我，不准我和同伴們說話。從每一個人的臉上，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種沉悶的表情，以及暫時潛伏着的憤怒，不管疲勞怎樣磨折着他們。由於太陽無情地晒着他們的皮膚，由於車子下面木板的上下搖動，由於那些令人作嘔的油黏黏的，鹹質的黏土混合着尖利的鹽粒，構成了他們所謂「拉巴」的污泥，而那些鹽粒往往會刺傷了他們的腳，傷痕一經接觸了污泥，又變成了含膿的毒瘡；更由於環繞着他們周圍的一切事物，使他們每一個人都變成了疲乏和暴躁。這種憤怒可以從他們相互間的斜視，以及偶然從他們燒焦的喉嚨發出來的惡意

與不自然的詛咒中，看得出來。他們沒有一個人注意到我。只是當我們進入了鹽場裏，大家都推着車子，沿着木板走向鹽堆去的時候，我纔覺得腳跟上被人擊了一下。當我掉轉了頭，就聽見一聲怒罵：

『你這長腳鬼，提高腳跟吧！』

我慌忙避開，放下了車子，開始裝鹽。

『裝多一點吧！』那個大力士站在我的旁邊，命令着我。

我把車子盡量裝滿。那些站在後面的總是喝叱着前面的人；『推開吧！』於是前面的人便在手上吐了唾沫，發出咯咯的喉音，推動着車子，全身俯伏，幾乎成了一個直角，奇怪地伸長着頸子，好像這樣對於工作會比較方便一些。

看了他們這些老方法之後，我也盡力用同樣的姿勢俯身向前，伸出了頸子：於是抓緊了車杠，用力一推，輪子起了劇烈的震動，肩骨也開始感覺到疼痛，雙手極度緊張，跟着顫抖起來……我蹣跚地推進了一步；身子一下子給扯到左邊，一下子又扯到右邊，一下子又扯向前面……車輪溜出了木板，我向前一撲，便跌在污泥裏。一根車杠撞在我的腦袋後面，給了我一次嚴重的教訓；於是全車懶洋洋地倒了下來。一陣震耳的哨聲，叫聲，和狂笑聲，在慶祝着我的跌下，又好像趕着我更深地跌入濃而且熱的污泥裏。在污泥裏掙扎了一回，終於沒有辦法掙脫那車子的羈絆，此時我感覺到一件冷而尖利的東西，刺着我的胸膛。

「伙伴們，看上帝的面上，救救我吧！」我對着傍邊的大力士叫着，